

山西省长治市重点中学 2024 届高考考前提分语文仿真卷

请考生注意：

1. 请用 2B 铅笔将选择题答案涂填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请用 0.5 毫米及以上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将主观题的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的答题区内。写在试题卷、草稿纸上均无效。
2. 答题前，认真阅读答题纸上的《注意事项》，按规定答题。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我愿做一棵树

李国华

村庄西边那棵大柏树枯了，上了年纪的老人说，那是因为这棵古柏树偷听了村里太多太多的故事。

说到这棵古树，记忆的闸门总也关不住，似有凶猛的洪水不停地在撞击。我的家乡下竹中村史载已有 1700 年的历史，往上推算一下就到了东晋时期，我脑子里时常闪着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他描绘的最佳幸福生活。我多么祈盼那粒桃花源的种子在故乡的泥土里长成参天大树。

有树的地方就有绿，绿色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永恒体现。听奶奶说，树，是家乡曾经的骄傲。这个骄傲却在两次疯狂的砍伐中逝去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我们家乡也曾有一番桃源美景。那时，你顺着村前的溪水行走三四百步，也有一片桃花林，生长在溪水的两岸，中间还有梨树和李子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穿过桃林，呈现在眼前的也是一片平坦宽广的土地，田间小路交错相通，鸡鸣狗叫到处可以听到。村庄东西南北各有一条路，路的两边是田，田的两边是山，山的两坡全被松树、杉树、香樟树包裹着。一山连着一山，一峰接着一峰，一沟环着一沟，放眼望去满坡堆着烟雨，尽是满眼的绿。奶奶讲，不知什么时候老虎也迷恋上了这里的美景。那会儿村里谁家孩子夜晚啼哭，大人们常说：“你再哭，等下老虎来了。”这的确不是吓唬人的，村里的伍叔公就在村后头打死了一只老虎。伍叔公是个拳师，很有招式，七八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伢子很难拢他的身。那天傍晚，伍叔公从后山那片松树林下来，走在半路突然听到一丝异样的声音。凭着自己的功夫，他知道这是一只野兽。伍叔公警觉地回头观望，这一望不打紧，把他惊出了一身冷汗，不远处站着一只吊睛白额虎。第二天，政府给他颁了块“打虎英雄”的匾。奶奶说，四乡八镇的高音喇叭那几天连着响个不停，直喊得圈栏里的猪失了眠，捣鼓得村里村外无人不晓得“伍叔公打虎”，那架势，犹似当年武松打虎威镇阳谷县。

很快，伍叔公的故事成了传说。不仅老虎没有了藏身栖息的美景，而且树上的飞鸟也无处做窝了。1958 年，村民们疯狂砍树，不管大树小树，见树就砍，全部抛进了炼钢铁的火炉里，全村只有几棵大古树是幸免者，后来这几棵树成了村里的“风水树”。长在村西的这几棵大古柏，树腰粗，当时村民想把它锯掉去炼钢铁，结果锯子没那么长，锯不了。于是，叫黑牛哥拿斧头去砍，斧头下去却把黑牛两手的虎口震裂了，只绷出一小片木屑，树口还往外流着水。村里上了年纪的长辈说，这树成精了，吓得黑牛甩下斧头屁股一转，走了。许多年后，我在这棵树下站了很久。我想，树的生命难道只是枝、是叶？人的生命难道只是肉、是血？

在这场运动中青山已逝，没有了绿，整个村庄曾经拥有的蓬勃生机与活力连同那些铁炉灰飞烟灭，风光不再。树没了，好比解开了村庄的衣扣，露出了一截干瘪的躯体，多少有些荒凉。没有了树，鸟的巢也空了。也许，空巢注定是飞鸟的宿命，还有村庄的宿命。几声鸡鸣，更把夜色染沉，奶奶说村庄里所有的鸟都瘦了。鸟看不见自己的心事，只因为它飞在空中。没有落脚歇息的地方，风去了哪儿呢？

经过二十多年不断植树造林，到了1983年，村里的荒山又披上了绿装。这时村里的田分了，山林也分了，牛羊和农具也分了，能变现的事都让村民兴奋。穷怕了的村民，再次失去理智，又一次疯狂，疯狂砍树，一夜之间树一棵一棵地轰然倒下。山空了，村子空了，在我的记忆中，乡亲们砍下了树，种下了风，收获了暴风雨。那一年村里的大人吃了亏，老人吃了亏，妇女也吃了亏，就是小孩没有吃亏。老天爷说，小孩子还不懂事，大人怎么就糊涂了呢？值得庆幸的是，村西那几棵“风水树”再一次逃过一劫。

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村边四周的山依然杂草丛生，零星点点地站着几棵树，多少让人揪心。今天，当我听到村西那棵古柏树枯了，心情极为难过，我知道它的心思。树没了，我愿是一棵树……

（选自《散文选刊》）

1.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文章以“大柏树枯了”开头，以“古柏树枯了”结尾，首尾照应，全文思路清晰，结构严谨。
- B. 文章第三段借奶奶之口详细描述家乡的环境和相关传说，表达了作者对故乡的眷恋与热爱。
- C. 文章第四段叙述村里人砍古柏树时发生的一些怪事，渲染了恐惧的氛围，为下文作者的议论作铺垫。
- D. 文章恰当运用拟人、比喻、对比等多种表现手法，生动形象，增强了文章的文学色彩。

2. 结合上下文，分析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的含意。

3. 文章以“树没了，我愿是一棵树……”结尾，作者这样处理有哪些意图？请从情感、结构、主题三个方面任选两个方面，结合全文进行分析。

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三三(节选)

沈从文

三三如一般小孩，换几回新衣，过几回节，看几回狮子龙灯，就长大了。照规矩，十五岁的三三，要招郎上门也应当是时候了。

三三大了，还是同小孩子一样，一切得傍看妈妈。母女两人把饭吃过后，在流水里洗了脸，望到行将下沉的太阳，一个日子就打发走了。有时听到堡子里的锣鼓声音，或是什么人接亲，或是什么人做斋事，“娘，带我去看。”又像是命令又像是请求的说着，若无什么别的理由推辞时，娘总得答应同去。去一会儿，或停顿在什么人家喝一杯蜜茶，荷包里塞满了榛子胡桃，预备回家时，有月亮天什么也不用，就可以走回家。遇到夜色晦黑，燃了一把油柴，毕毕剥剥的响着爆着，什么也不必害怕。若到总爷家寨子里去玩时，总爷家还有长工打了灯笼送客，一直送到碾坊外边。只有这类事是顶有趣味的事。在雨里打灯笼走夜路，三三不能常常得到这机会，却常梦到一人那么拿着小小红纸灯笼，

在溪旁走着，好象只有鱼知道这回事。

当真说来，三三的事，鱼知道的比母亲应当还多一点，也是当然的。三三在母亲身旁，说的是母亲全听得懂的话，那些凡是母亲不明白的，差不多都在溪边说的。溪边除了鸭子就只有那些水里的鱼，鸭子成天自己哈哈的叫个不休，哪里还有耳朵听别人说话！

一天下午，三三回碾坊来，快到屋边时，黄昏里望到溪边有两个人影子，有一个人到树下，拿着一枝竿子，好象要下钓的神气，三三心想这一定是来偷鱼的，照规矩喊着：“不许钓鱼，这鱼是有主人的！”一面想走上前去看是什么人。

就听到一个人说：“谁说溪里的鱼也有主人？难道溪里活水也可养鱼吗？”

另一人又说：“这是碾坊里小姑娘说着玩的。”

那先一个人就笑了。

旋即又听到第二个人说，“三三，三三，你来，你鱼都捉完了！”

三三听到人家取笑她，声音好象是熟人，心里十分不平！

就冲过去，预备看是谁在此撒野，以便回头告给母亲。走过去时，才知道那第二回说话的人是总爷家管事先生，另外同一个从没见过面的年青男人。那男人手里拿的原来只是一个拐杖，不是什么钓竿。那管事先生是一个堡子里知名人物，他认得三三，三三也认识他，所以当三三走近身时，就取笑说：“三三，怎么鱼是你家养的？你家养了多少鱼呀！”

三三见是总爷家管事先生，什么话也不说了，只低下头笑。头虽低低的，却望到那个好像从城里来的人白裤白鞋，且听到那个男子说：“女孩很聪明，很美，长得不坏。”管事的又说：“这是我堡里美人。”两人这样说着，那男子就笑了。

到这时，她猜到男子是对她望着发笑！三三心想：“你笑我干吗？”又想：“你城里人只怕狗，见了狗也害怕，还笑人，真亏你不羞。”她好象这句话已说出了口，为那人听到了，故打量跑去。管事先生知道她要害羞跑了，故说：“三三，你别走，我们是来看你碾坊的。你娘呢。”

“娘不在。”

“到堡子里听小寨人唱歌去了，是不是？”

“是的。”

“你怎么不欢喜听那个？”

“你怎么知道我不欢喜？”

管事先生笑着说：“因为看你一个人回来，还以为你是听厌了那歌，担心这潭里鱼被人偷尽，所以……”三三同管事先生说着，慢慢的把头抬起，望到那生人的脸目了，白白的脸好象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就估计莫非这人是唱戏的小生，忘了擦去脸上的粉，所以那么白……那男子见到三三不再怕人了，就问三三：“这是你的家里吗？”

三三说：“怎么不是我家里？”

因为这答话很有趣味，那男子就说：你住在这个山沟边，不怕大水把你冲去吗？”

“嗨，”三三抿着小小的美丽嘴唇，狠狠的望了这陌生男子一眼，心里想，“狗来了，狗来了，你这人吓倒落到水里，水就会冲去你。”想着当真冲去的情形，一定很是好笑，就不理会这两个人，笑着跑去了。

从碾坊取了花样子回向堡子走去的三三，在潭边再上游一点，望到那两个白色影子还在前面，不高兴又同这管事步步打麻烦，于是故意跟到这两个人身后，慢慢的走着。听到两个人说到城里什么人什么事情，听到说开河，又听到说学务局要总爷办学校，因为这两人全都不知道有人在后面，所以自己觉得很有趣味。到后又听到管事先生提起碾坊，提起妈妈怎么人好，更极高兴。再到后，就听到那城里男人说：“女孩子倒真俏皮，照你们乡下习惯，应当快放人了。”

那管事的先生笑着说：“少爷欢喜，要总爷做红叶，可以去说说。不过这磨坊是应当由姑爷管业的。”

三三轻轻的呖了一口，停顿了一下，把两个指头紧紧的塞了耳朵。但仍然听到那两人的笑声，想知道那个由城里来好象唱小生的人还说什么，所以不久就仍然跟上前去。

那小生说些什么可听不明白，就只听那个管事先生一人说话，那管事先生说：“少爷做了磨坊主人，别的不说，成天可有新鲜鸡蛋吃，也是很值得的！”话一说完，两人又笑了。

三三这次可再不能跟上去了，就坐在溪边的石头上，脸上发着烧，十分生气。心里想：“你要我嫁你我偏不嫁你！我家里的鸡纵成天下二十个蛋，我也不会给你一个蛋吃！”坐了一会，凉凉的风吹脸上，水声淙淙使她记忆起先一时估计中那男子为狗吓倒跌在溪里的情形，可又快乐了，就望到溪里水深处，一人自言自语说：“你怎么这样不中用！管事的教你，你可以喊他教你！”

到宋家时，宋家娘子正说起一件已经说了一会儿的事情，只听宋家妇人说：“……他们养病倒稀奇，说是养病，日夜睡在廊下风里让风吹，……脸儿白得如闺女，见了人就笑，……谁说是总爷的亲戚，总爷见他那种恭敬样子，你还不见到。福音堂洋人还怕他，他要媳妇有多少！”

母亲就说：“那么他养什么病？”

“谁知道是什么病？横顺成天吃那些甜甜的药，什么事情不做在床上躺着。在城里是享福，到乡里也是享福。”

母女两人回去时，在路上三三问母亲：“谁是白白脸庞的人？”母亲就照先前一时听人说过的话，告给三三，堡子里总爷家中，如何来了一位城里的病人，样子如何美，性情如何怪。在平常时节，三三对于母亲在叙述中所加的批评与稍稍过分的形容，总觉得母亲说得极其俨然，十分有味，这时不知如何却不大相信这话了。

第二天三三的母亲到堡子里去，在总爷家门前，碰到那个从城里来的白脸客人，同总爷的管事先生。那管事先生告她，说他们昨天曾到碾坊前散步，见到三三，又告给三三母亲说，这客人是从城里来养病的客人。到后就又告给那客人，说这个人就是碾坊的主人杨伯妈。那人说，真很同三三小姐相像。那人又说三三长得很好，很聪敏，做母亲的真福气。说了一阵话，把这老妇人说快乐了，在心中展开了一个幻景，想起自己觉得有些近于糊涂的事情，忙匆匆的回到碾坊去，望着三三痴笑。

(有删改)

1. 概括第二段在文中的作用。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48067012047006057>